

人物和集藏

鄭逸梅著 錢君匋題



《人物和集藏》小言

我素喜掉弄笔墨，撰写些清末民初的人物掌故，因为这些人物，有的在前辈的口角春风中，略知梗概，有的我曾经追随杖履，获聆清诲。涉笔及此，更觉亲切有味。这类的作品，自《人物品藻录》开始，时为一九四六年，悠悠岁月，迄今已历四十个寒暑了。锲而不舍，续事涂抹，又复槩行了好多种。我一向认为，撰写人物，不宜端其状态，正其瞻视，这样呆呆板板，便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行文和作画相通，譬诸画花卉，不妨只画一个折枝，而突出其清妍；譬诸画山水，不妨只画一个小角，而突出其空濛，使人对之，自有赏心悦目之感。且任何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也都有他的缺点，倘求全责备，吹毛求疵，那就可以下笔的人物太少了。放宽尺度，与其多贬人之缺，不如多褒人之优，庶不失温柔敦厚之道。这一点，我是审慎出之的。

登场演戏，有一句术语叫“进入角色”，撰写人物，何尝不然？当构思时，务须把其人的风度神采及其内心活动，一一渗入字里行间，那其人才有骨干，才有血肉。但

责任编辑：李延沛

封面设计：张若一

封面题签：钱君匋

扉页题签：承名世

人物和集藏

Ren wu He Ji cang

郑逸梅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3 8/16·插页9 字数275,000

1987年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2,000

统一书号：7093·1045

定价：4.45元

ISBN 7-207-00047-2/G·12

说来容易，行之实难，我正在向着这方面努力，可是差距太远，这是无可奈何的。

以往我写人物，什九是短小的，原来是适合报纸发表。近年来，我应香港杂志之约，不受字数的限制，恣意放笔，篇幅较长，饶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对着东南亚一带读者的口胃。可是这儿的读者，无从寓目，纷纷来信，向我提出要求，希望在国内汇刊成书，以免向隅之叹。这一下，使我受宠若惊，深感给我策励，于是拨冗，把原稿稍行整理，付诸于民。那么“出口转内销”，商业上既有此例，出版界也不妨步趋一下吧！

集邮成为一时风气，因有“集邮协会”的组织。人各有所好，不仅限于集邮，扩而充之，也就有“集藏协会”的继起。此间有《收藏世界》报，港地有《收藏天地》杂志，这杂志的创刊号，竟把我谬列为“收藏名家”之一，这是我愧不克当的。所谓“收藏”，谈何容易！那是非有资力和鉴赏力不可。这两个基本条件，我都不够格，怎敢醜颜自居？我仅仅爱好这些那些的玩意而已！人弃我取，东摭西拾，举凡书画典籍、信札柬帖、砚台竹刻、印拓瓦当等等，没有多大经济价值，而有相当文献意义的，聊以遮眼遣兴，哪里谈得到“收藏”？只得降一级，称为“集藏”罢了。我所有的，除浩劫中被掠而归回的一小部分外，又承朋好所贻赠，冷摊所购取，积累若干年，居然小有可观。为慰情起见，仿古人的《长物志》，琐琐屑屑地纪录下来，赍续在香港杂志上按月刊载，约有十余万言篇，也徇读者的请求，和人

物合成一册，无非自娱娱人。至于算不算什么“贡献”，那就不敢自矜自夸了。

一九八六年春 郑逸梅时年九十有二

人物



目 录

人 物

克享遐龄的包天笑翁·····	1
江南三大儒之一高吹万·····	13
南通状元张季直·····	23
风雅巨商周湘舫·····	32
且顽老人李平书·····	42
南社奇人黄摩西·····	51
先师胡石予先生·····	61
具有创新精神的国画家程瑶笙·····	71
报坛巨子严独鹤·····	79
《广陵潮》作者李涵秋·····	86
园艺权威黄岳渊·····	95
侦探小说家程小青·····	104
邓散木、邓国治父女·····	114
陆丹林的遗嘱·····	125
才媛陈小翠·····	135
医术传世丁福保·····	144
弘一法师李叔同·····	154
吴湖帆藏画轶事·····	164
紫罗兰斋主人周瘦鹃·····	175
笑匠徐卓呆·····	181
徐园主人徐凌云·····	190
画佛数十年的钱化佛·····	195

银色夫妻但杜宇与殷明珠	204
毕倚虹与臧伯庸	210
放诞风流的姚鹓雏	220
大画家李毅士的一生	231
万马里的艺坛生涯	241
沈禹钟的自嘲诗	248
朴学大师胡朴安	260
陶冷月与新中国画	271

集 藏

书札	283
笺纸	293
扇箴	300
画幅	309
书法	317
书册	325
书册续	333
竹刻与墨锭	342
砚与看	349
印拓	357
柬帖	367
名片和照片	376
稀币与铜瓷玉石	385
补遗之一	394
补遗之二	402
补遗之三	410

我所熟悉的郑逸梅李延沛419

克享遐龄的包天笑翁



包天笑遗像

(摄于1973年6月)

我认识几位小说界前辈，在这儿可以自夸一下。我今年虚度九十有二，倘没有我这样的年龄，这些前辈，是攀不上、搭不够的。这些前辈是哪几位？记得起的，如孙玉声，别署海上漱石生，著《海上繁华梦》。张春帆，别署漱六山房主，著《九尾龟》。许国英，别署指严，著《南巡秘记》。陈蝶仙，别署天虚我生，著《泪珠缘》。程观钦，别署瞻庐，著《众醉独醒》。徐傅霖，别署卓呆，著《万能术》。张季鸿，别署冥飞，著《十五度中秋》。戚牧，别署饭牛，著《欢喜冤家》。包公毅，别署天笑，著《馨儿就学记》，以年龄而论，莫高于天笑。他生于一八七六年丙子二月二日，因此他又署“我先花朝十日生”，卒于一九七三年癸丑七月三十日，九十八岁。可是讣告称积闰享寿一百有一，这是根据粤俗计年。他是苏州人，为什么要根据粤俗？原来他的媳妇是广东人，也就带

来粤俗了。

天笑的名号很多，除公毅外，又字朗孙，他的祖父字朗甫，朗孙就取孙继祖业的意思。他是苏州人，所以又署吴门天笑生。天笑也是有典故的，根据《神异经》：“东王公与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又署拈花，根据《传灯录》：“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所以有时也署迦叶，三者都有连带关系的。他为《晶报》写稿，经常用爱娇、曼妙、微妙等笔名。其它还有清柱、德宝、包山等。晚年则署馀翁，认为剩余岁月，应当珍惜。又有人说：他风度翩翩，吐语清婉，素有“包小姐”之称，今则容衰体颓，一变而丑老随之，他便别署老丑。又有一般漫肆讥评，说他于“鸳鸯蝴蝶派”诸刊物，无不染指，他又自署染指翁。某岁，他在港报上为了毕倚虹某事的考证，与高伯雨（林熙）争执，化名春云。他又喜欢在小说中作夫子自道，如《海上蜃楼》有祖书城其人，又《拈花记》书中有左诗晨其人，祖书城与左诗晨，都是他老人家，谐声“做书人”而已。至于他的斋名“钏影楼”，似乎寓着一段绮香罗艳的故事，实则不然，其时他的父亲韵竹，有个稔友孙宝楚，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除夕，债户临门，难于应付，想寻短见自戕，姑赴包家试作商量，奈韵竹没有现款，无以应急；而天笑母亲吴氏，怜悯之余，脱下手腕上一对绞丝金钏给了宝楚，才救了他一命。天笑认为母范足式，寄其孝思，即以“钏影楼”三字作为斋名。厥后又撰了《钏影楼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两厚册，由香港大华出版社出版，上海也有印本，销行是很广泛的。我所珍藏的正续集，正集扉页上，尚有他老人家的题字：“逸梅我兄惠存。一九七三年四月在香港，天笑时年九十八”，并印一朱文印。小楷写得很端正，续集出版，他老人家已垂危，这书是高伯雨邮来的，伯雨用钢笔写着：“逸梅兄惠存。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伯

雨寄赠”，时距天笑之死，已五个月了。

我是怎样认识他老人家的，也得叙述一下。我曾读书苏州草桥附近的江苏省立第二中学，简称草桥中学。其时，有一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江铸，字镜心，他是天笑的内弟，受了天笑的写作影响，也喜欢写些短篇小说，笔墨很清丽，我也东涂西抹惯的，便和江铸很接近。毕业后，江铸到上海谋生，住在天笑的沪寓爱而近路广祥里。天笑的寓所，先后迁徙，如爱文义路，爱麦虞限路，因三处路名，第一个字都有一个‘爱’字，因此朋好戏称他为“三爱主义”。时江铸读了江建霞的《红蕉词》，便取“红蕉”二字为笔名。此后他撰写了《大千世界》、《海上明月》、《江南春雨记》、《嫁后光阴》、《江红蕉小说集》，刊印行世。又续了毕倚虹的《黑暗上海》，江红蕉成为小说界的红人。我这时和赵眠云合辑《消闲月刊》，颇想征请天笑为《消闲》执笔。恰巧我有事来到上海，便一访红蕉，由红蕉介绍，得与前辈谈晤，天笑奖掖后进，和易近人，慨然允我所请，和红蕉合撰了一篇小说，给我发表，并见赠照片一帧。尚记得这小说，篇名为《无法投递》，照片亦印入书端。

当时小说界扬州和苏州两个系统最饶声誉，扬州的主脑为李涵秋，如贡少芹，贡芹孙（当时称贡家父子兵）、俞牖云等，都经涵秋提掖而成名。苏州的主脑当然是包老天笑了。如江红蕉，范烟桥、周瘦鹃等，都经天笑提掖而成名。这两个系统，仅以地域而分，双方是融洽无间的。那时，赵苕狂为大东书局主编《游戏世界》，便开玩笑写了一篇《苏扬斗法记》的游戏小说，仿着《封神榜》式，天笑和涵秋各自祭起法宝来。更滑稽的是双方对白，一方说的是苏州话，一方说的是扬州话，如“徐勿要直梗凶”，“不经干”，这类口吻，引人发笑。至于天笑的提掖后进，却和《时报》有关。原来天笑到了上海，认识那位别署“冷血”的陈景韩，景韩担任狄楚青（平子）所办的《时报》编辑，天笑到报社访景韩，景

韩顺便介绍天笑和楚青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楚青即请天笑为编《时报》的副刊《余兴》。范烟桥经常投稿《余兴》，天笑很赏识他的文笔诙谐有趣，为之连续登载。其时，《时报》附设有正书局，发行小说、笔记、碑帖一类的书，《余兴》所载的作品是没有稿费的，以有正书局的书券作为酬劳。烟桥获得了许多书券，很为高兴，写着再写着，烟桥也就成为著名作家了。《时报》又发行《小说时报》和《妇女时报》，是景韩和天笑轮流主编的。《小说时报》上，时有周国贤的作品。周国贤就是周瘦鹃。天笑和瘦鹃后来关系很密切，凡瘦鹃所编的刊物总有天笑的写作；天笑所编的刊物，总有瘦鹃的写作。一自浩劫来临，瘦鹃遭到厄运，时天笑寓居香港，很关心瘦鹃，再三写信给我，探问瘦鹃消息，实则瘦鹃已含冤投井而死。我不能率直告诉天笑，只能含糊其辞。所以天笑直到下世，始终没有知道瘦鹃的悲惨结果。

天笑所提拔的后进，还有一位张毅汉。毅汉字亦庵，广东新会人，虽和天笑不是同乡，但是天笑很喜欢他文笔。毅汉又谙日文和英文。他因家境困难，颇想卖稿为生，奈其名不见经传，写稿没人采用。天笑爱才成性，毅汉的作品，加上天笑的名字，算是两人合作。又有一单行本《血印枪声记》，两人也一同署名，毅汉就一登龙门，声价十倍，所有稿酬悉数归给毅汉。毅汉对于天笑非常感戴。某年我主编一刊物，天笑把毅汉的作品介绍给我，以后我和毅汉也颇多交往。

天笑和陈景韩是老朋友，在《时报》时期，常撰时评，两人合作，署名“冷笑”。景韩在上海城东女子学校教过书，对于同学，铁板面孔。似乎没有一些感情，女学生很促狭，背后称他为“冷血动物”，后来给景韩知道了，他认为名我固当，在报端即署“冷血”。冷血对人的确很冷漠，缺少笑容。沉默寡言。他和天笑同事了若干年，后来两人各任其它工作，睽违了相近二十寒暑。一

次，园艺家黄岳渊邀客欣赏他所培植的名菊，天笑、景韩二人在黄氏园中相值，这天我亦在那儿，总认为景韩虽沉默寡言，一旦遇到二十年不见的老友，一定有许多话要说，不料天笑招呼了他，他只点头，仅说了一句话：“久违了。”天笑也只好回答他：“久违，久违，”两人相对无言。不知道的，以为他们两人有些仇隙，实则两人是很莫逆的。

天笑所编的刊物，除《时报》、《小说时报》、《妇女时报》外，尚为文明书局编《小说大观》。这所谓《大观》，的确当得起《大观》两字，挺大挺厚的每季一册，售价一元。在当时的杂志，每册至多四角，这一元的定价，是最高的了。还有一特点，每期所登小说，均首尾完全。长篇小说，有十余万言，或二十余万言，均一期登完。这许多长篇小说，后来都由文明书局抽印单行本。又大东书局的《星期》，每周一期，也是天笑主编。他采纳了烟桥的《生活之歌》、《海天雁影》、《绿叶成阴子满枝》等，毅汉的《生儿的报偿》、《男女同学》等。姚赓夔也有作品。赓夔后来改名苏凤，他的先德姚孟起是吴中老名士，复擅书法，为天笑的老师，所以苏凤的成名，也是天笑一手提携的。又长篇署名“老主雇”的《交易所现形记》老主雇即江红蕉的化名。当时大东书局又出《滑稽画报》，仿欧美所谓泼克PUCK的办法，用彩色版精印，内容图画文字参半。文字方面，由天笑为主干，写了长篇小说《新镜花缘》，奈《画报》只出了两期，《新镜花缘》仅登了四回，不了而了。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办了一张大报中的小型报《立报》。为什么有这名号呢？因为它规模较大，排场和大报差不多，可是形式却是四开的小型报。该报附刊《花果山》，原是张恨水编的，恨水忽有远行，便拉了天笑来继任编辑。天笑曾写了《纪上海立报》一文，详述经过。

《小说月报》，先后同名有四种，最早为竞立社彭逊之所编。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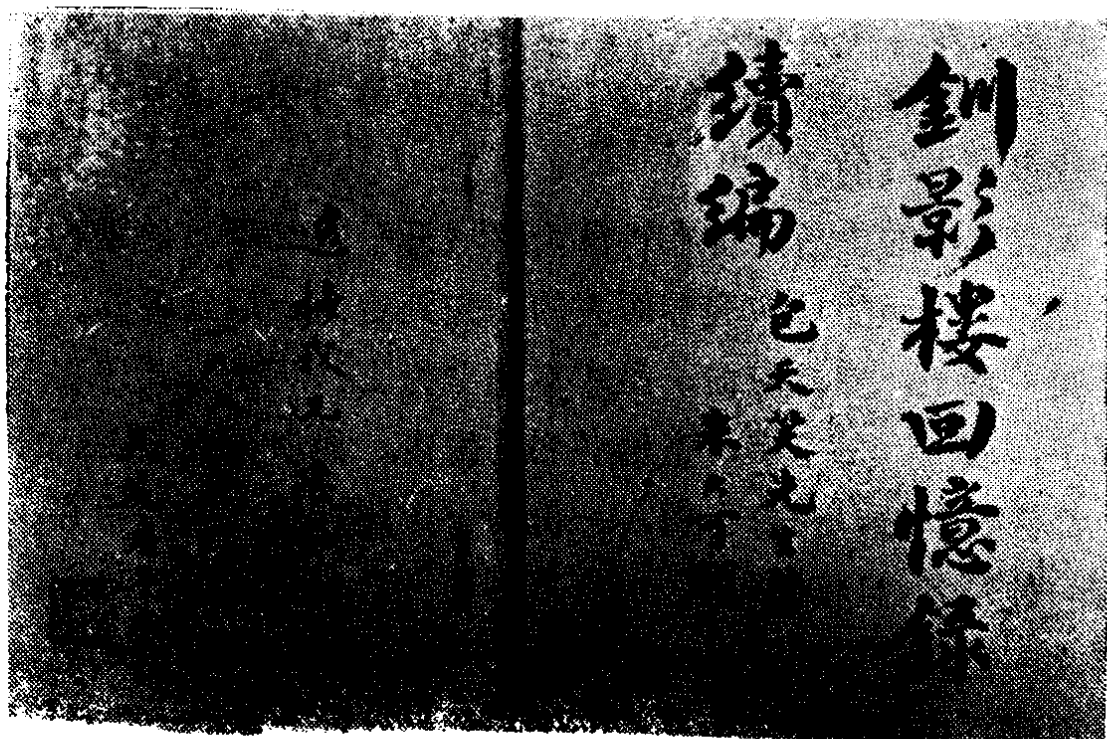
之为商务印书馆王蕴章、恽铁樵所编，声名最大。三为联华广告公司出版顾冷观所编，冷观慕天笑的大名，可是素不相识，乃托我介绍，征到天笑的长篇小说《换巢鸾凤》。登毕了，更续撰《燕归来》。该刊的发行人陆守伦，拟请天笑编《笔记月报》，和《小说月报》成为姐妹刊物，天笑很感兴趣，约了我作他的助手，后来因局势变迁，《笔记月报》成为泡影。年来，刊物如雨后春笋，别有一种《小说月报》，以新姿态出现。所以这《小说月报》，前后共有四种之多。

天笑是南社前辈，著作很多，我编写《南社丛谈》，把他的作品列为一表，共计一百多种，获得教育部嘉奖者，为《馨儿就学记》，当时的国文教科书，曾取《就学记》片段编入教材。译本与人合译的，如和徐卓呆合译《怨》、《牺牲》，和杞瞻生合译《天方夜谭》，和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身毒叛变记》。那《迦因小传》，林琴南和魏易也合译了一本，为避免书名混淆，在“因”字上加一草头，为《迦茵小传》，以示区别。《空谷兰》、《梅花落》，是天笑由日文翻译过来，而加以中国化，经明星影片公司搬上银幕，轰动一时，天笑的大名，几乎妇孺皆知了。天笑有《苦儿流浪记》小说，经郑正秋改编为《小朋友》。后明星公司索性请天笑担任编剧，有《好男儿》、《良心复活》、《富人之女》、《可怜的女伶》等，放映都很卖座。天笑在《小说时报》上登载了他的《一缕麻》，这是一本写实小说，梅兰芳取这故事编演为时装京剧，为梅兰芳在舞台上以时装出现的力作之一。天笑又有一部《留芳记》，写民国以来的朝野史事，而以梅兰芳为书中线索，封面即印着梅兰芳的小影，大有玉皇香吏，暂谪塵寰，碧落侍郎，侨居瀛海之概。又署名“娑婆生”的毕倚虹，在《申报》附刊上写长篇小说《人间地狱》，笔墨隽永，情节动人，报坛耆宿孙东吴推举这部书为《孽海花》外无与伦比的结构。某出版社为刊单行本凡六本，这时倚虹逝世，书没有结

束，天笑为续二本，得以完成。续集很难写。往往写不好，天笑却写得铢两悉称，因为倚虹所知道的，天笑都知道，抽引攀附，不用费多大力气的。

天笑晚年的生活，都在香港，寓居开平道二号，他是在抗战胜利时期，由他的后人迎养而去的，先到台湾，后到香港。他操觚弄翰一辈子，养成习惯，虽不靠稿费为生，可是每天还得写着数百字，或一、二千字，寄给各刊物发表。他所发表作品的报纸，都备着双份，一份自留，一份剪下，附在信里给我留存。记得有一种题名《且楼随笔》，约有百则左右，都是些掌故珍闻，我很喜欢，把它粘成册子。有时，他把高伯雨所写的掌故笔记，亦加以剪裁，由邮寄来。他喜阅在上海出版《新民晚报》的《繁星》版，这《繁星》版是副刊性质，由已故唐云旌（大郎）主编，常川登载瞿兑之、周知堂、邓散木一些有质量的东西，我阅过了就寄给他老人家，赍续不断，直至“文革”开始，才不通邮。他的港寓，夏日太阳照灼，窗前种植牵牛花，藤蔓叶衍，以代疏簾。这些牵牛花的种子，每岁由我寄去，色泽各各不同，品类亦各各相异，他老人家悦目赏心，引为乐事。所以他每星期必来一信，日常琐屑，以及朋踪友迹无所不谈，毛笔小楷，工整不苟，这些信我积存了二、三百通，可惜于浩劫中失之。他七十寿辰，女篆刻家藕姑刻赠了“古稀书生”四字印章；当我七十岁，他把这印章移赠给我。劫运中并所有剪贴本，一股拢儿都被毁掉，所剩无几了。天笑尚有苏曼殊写给他的明信片，上有调筝人像，又林白水在临死前数天赠给他的一根手杖，天笑都拟给我保存，因无便人带来，也就作罢。幸而如此，否则也早成劫灰了。

天笑最后的沪寓是爱麦虞限路的静邨。他久旅不归，书籍等失于照顾，也就流散殆尽，甚至他自己的作品，也付诸荡然，便托我代为物色，我在旧书铺购到了数种邮寄给他。有一次，我获



包天笑亲笔题款赠本文作者，朱大可为《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署题。

得他的《留芳记》，立即付邮。他接到这书是上午，恰巧在那天下午，得知梅兰芳逝世噩耗。他不胜感悼，在书上题了两句：

着意留芳留不住，天南地北痛斯人。

他在香港，写了一部《新白蛇传》，是讽刺性的长篇社会小说，他笔酣墨舞之余，又复根据历年积累的日记，写成《钏影楼回忆录》，初载林熙主编的《大华杂志》。《大华》停刊，续载《晶报》，（《晶报》有两种，一是上海的小报，这是在香港出版的）。后经伯雨编订一下，由柯荣欣为之印成单行本。他深夜失眠，又复弄笔自遣，在药炉病榻旁写成《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十万余言。一九七三年，伯雨为之刊行。初编的封面是叶恭绰写的，吴湖帆为写扉页，叶、吴两人都死于一九七〇年之前，这是预先请他们写就的。续编封面，本拟请章行严书写，没有写成而行严下世。他就委托了我，为他代求，陆澹安、朱大可两位和我时常晤叙，又是

擅书法的，便请澹安、大可大笔一挥了。《续编》尚未正式出版，天笑已奄奄一息，总算看到了样本。大华出版社又为天笑刊印了《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内容分食之部、衣之部、住之部、行之部四大类，可是这书出版，天笑已一瞑不视了。铜版图有天笑一九七三年六月的单人小影，又美国人林培瑞博士访问天笑时所合摄的影（林博士来华，也到舍间晤谈，并谈及天笑当时的生活情况）。又附天笑的手迹。一，“我病甚，几欲与老友长别矣！请速来顾我一谈如何？十月二十五日午夜。伯雨兄”，毛笔书尚端整。一，“我已垂危，不及谈矣。”则钢笔所书，字迹屈曲，非细辨不识，成为绝笔。天笑病逝于香港法国医院，当时《新晚报》的罗孚（笔名“思韦”）写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开头这样说：“一个不幸的消息，一件希望至少过了明年才发生即在昨天就发生了的事情：包天笑老先生去世了。”原来港地报界和作家，都准备他九十九岁，按习俗预祝百岁大寿，不料竟差一年，已等不及了，认为莫大遗憾。消息传到北京，王益知、黄君坦几位老先生做了挽联，有云：“外史不殊吴敬梓，耆年已迈沈归愚”。据高伯雨说，天笑是我国当代最老的作家，章行严祇活到九十四岁，即外国罗素活到九十七岁，萧伯纳九十四，邱吉尔八十九，毛姆九十，他们晚年轻少作品，但包老在逝世前两个月还写了数万言。

琐琐碎碎写到这儿，打算结束，可是想到尚有几件更琐碎的事，似乎也得补述几句。

天笑在苏时，居都亭桥承天寺前，对门一井，即宋遗民郑所南沉《铁函心史》处。他喜读《红楼梦》，对于书中人物，最敬爱者为紫鹃。又一同姓包某请人刻一印章“孝肃后人”，他看到了说：“包孝肃当然是包拯，包拯是没有儿子的。”他的掌心腴厚而红润，相者说他“日后定发大财”，我和他握手，觉得特别柔软，这确是异秉，发财与否，那是不相干的，相者胡说八道罢了。他